

南湖头条

李柏林

诗品时空

金亦兵

采莲青莲苑



喜欢青莲苑，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，青莲，让人想到了盛唐诗酒无双士，青莲文苑第一家的青莲居士李白。他以青莲自居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怎能不美？

看见了青莲，仿佛看到了诗词的缱绻，看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情，而在我的眼中，它又包含了那么多的柔情。青莲苑在琵琶山庄，去时并不知道路，只是随着心走，便看到了荷塘，看到了石刻：青莲苑。

荷塘的荷花品种繁多，有红莲，有睡莲……莲花下有游鱼，寻觅着那些散落在历史河流中的故事。去的时候刚下过雨，荷花上还有水珠，空气中满是荷花香，似一个女子香汗淋漓。有的荷花已能遮住人腰，荷中间有木制的小路、石凳、凉亭，让人看取风景。

可是睡莲就很矮，如一个个少女，摊开了花裙，端坐在水面上，像一摊躺着的温柔。对于睡莲，有的地方一大片一大片热闹地开着，也有的地方很远才有一朵静静地开着，那一朵则更显美丽。不合群的睡莲，似一场遥望，一个怨恨的姑娘，卧榻假寐，心里念叨着思郎恨郎郎不知。

看雨打荷塘，看一波碧泉撑起一把把绿伞，如同看一群思念叩打着心门。我认为我也能划船撑入花深处，香泛金卮，烟雨微微，一片笙歌醉里归。怕只怕今宵别梦寒。

水珠滴在荷叶上，像一滴泪，像一个句号。我想那姑娘对少年的爱也是如此吧，透明而纯粹。看荷叶上的露珠碎又圆，如同看一篇文章逗号又句号，文章早已经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散落在了心上。

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。微风过，那莲花如微醺的女子，粉黛淡妆，在风中不甚娇羞，竟让我不忍去采。如果我给不了它池塘，给不了它风和雨，游鱼和快乐，我宁愿只做它的过客，让它在枝头笑傲。曾有越女采莲南塘秋，如今我只得采怜青莲苑了，太不忍，怕我采了，那一路飞过千山万水的蜻蜓又该在何处落脚？那雨中的鸳鸯又要在何处避雨呢？

夕阳西下，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，我的心也好似一座小小的寂寞的城。在赏莲亭里，想到千年前这里也曾波平十里铺云锦，风度清香趁划船。倚着栏杆，似乎听到了清照在浅淡的叹息，独自怎生得黑？一丝惆怅，如天

边的一抹晚霞……

总有一些思绪，似莲花的根茎，拉扯出千万缕，总有一些故事，似莲心，苦了人的心。我总感觉我是那朵最惆怅最孤独的莲花，袅娜的开着，孤芳自赏，我的忧伤，连月光都不愿意打搅。

我没有见过夜晚的荷塘，不知道晚上，会不会也有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？而那个穿越了宋唐的诗篇，会不会藏在袅袅荷叶下？吴歌与越女，会不会携梦而来？会不会也有那痴男怨女，竖笛横吹，寂寞了一池碧波？我也想划一页兰舟，看荷花十里，一钩新月，打捞起一河的思念，那里定有唐朝的梦宋朝的情，多想寄一份给你，换取你的一次回眸。

有时候我感觉，莲花是禅，能够安静的在水中，纵使没人赏，那也无所谓了，只管自顾自的开着。我想我的心也该是一朵莲花，清风会识香来，蜻蜓会立上来，一生是在等待，微风中摇曳的等待。

看取莲花净，方知不染心。虽说如此，但我还是妄想，妄想在你最净的思绪里，能将这莲花的一抹红晕染在你的脸上。如果，如果那样还不行，就让它化作你窗前的月光，只要一缕光，照在你的案前，便足矣。

肖慧君

琉璃世界

我知女儿心

女儿今天拿通知书，成绩好得出乎意料，数学100，英语100，语文99，被评为三好学生，还获得了很多的奖品。

老婆去接的女儿，说好九点半放学，快到九点五十，女儿才兴冲冲地走出校门。看到妈妈，她一下子安静了，慢慢地走到妈妈身边，小嘴儿抿着，眉眼低垂，文静之极，淑女之极，但笑意却从她的嘴角荡漾开去，荡漾开去，喜悦从眉梢到发梢再到高高的天空。尽管女儿没开口，老婆还是一下子猜出孩子成绩不错。

难怪，孩子今年上四年级，由于大意粗心毛躁不细心不认真不审题等原因，大考小考单元考随机考预定考等所有考试加起来100分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。尽管我和老婆不以成绩论成败，不以满分论英雄，但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，孩子还是抵挡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关心和伤害。长辈、亲戚、朋友、邻居都会关切地问“成绩怎么样啊？”关心是睡前的糖，看似甜蜜但颇具伤害；学校、老师不会批评成绩不好的学生，但会表扬成绩优秀的学生，各种活动和班级职务也仿佛是成绩好的学生的专利，所以，无形中，成绩的枷锁还是牢牢地套住了每一个孩子。女儿人小，但自尊心极强，平时看似随意不在乎，但心里有数，在暗自使劲。早上我送她去学校时，她还给我打预防针呢。“爸爸，估计我考得不

好，不能每门都在95分以上，你不能吵我啊！平均95分你也给我买陀螺啊！”得到肯定答复后，“爸爸，四年级的考试题目可难啦，比三年级的难多了。”大量的铺垫与渲染，为她的成绩打下埋伏。进可攻，退可守。现在，成绩好了，受表扬了，有奖品了，一切如乾坤大挪移，阴霾去阳光来，骄傲与喜悦如何在女儿小小的胸膛里横冲直撞，如何能不让她喜不自禁。但她在放歌撒欢之际忽然想到了妈妈的谆谆教诲，想到了爸爸不高大但很厚重的形象，于是按捺住了激动，回归了正常。

女儿先到她姑姑的店里溜了一圈，本来早上说是不去的，因为妹妹的成绩每次都比她好，去了没意思，尤其是拿成绩时，但今天不一样。她很快出来了，原因是姑姑她们好像热情不高，就夸了两句，没夸第三句，这就好像挠痒，还在痒呢就不挠了，没劲。又好像往湖里扔一个大石头，满指望溅起巨高的水花、发出巨大的响声，结果泥牛入海全无回应，没劲透了。

不先回家又去了妈妈的学校。真可恨！妈妈学校不按常规出牌，明天学生才拿通知书，所以在学校的老师很少。少胜于无，让那些没来的老师们后悔去吧！在校的都是校班成员，平时都很熟悉，但她们好像都很忙，都忙得全然

不知今天其他学校拿通知书的日子，全然不知有一个差点得了三个100分的孩子就在她们旁边。好像商量好了，没一个主动请教女儿的成绩。她们不主动，女儿是不会主动说的，那没面子，没城府。再说，不问，损失的是她们。最后，在老婆的引导下，阿姨们才如梦方醒虚心请教了成绩，才挽回了她们巨大的损失。

没人分担痛苦则痛苦让人无法承受；没人分享快乐则快乐更无法让人自持。女儿愿意把快乐洒向人间，快乐别人，愉悦自己。让别人，尤其是熟悉的“别人”在快乐的同时，深深地感受到小丫不仅是个可爱的孩子，听话的孩子，懂事的孩子，更是一个学习非常优秀的孩子，最后一点最重要。要让别人发自肺腑地说：爱读书的孩子终究是能成器的。

中午，女儿欣然地接受了邀请去老婆同事家做客。晚上十点，她打电话问我啥时能回，我说十点半。十点半时，有应酬走不了；女儿让老婆催促我，她不好意思打，结果快十二点我才回。女儿已经睡着了，睡前偷偷地哭了，在老婆富含情理的开导下，才舒心地枕着成绩入眠。

快乐给别人，幸福予亲人。其实，女儿最想亲口告诉我成绩，看我夸张的高兴样，然后她再像小狗一样在我身上腻歪，让快乐和幸福把屋子填得满满的。可惜孕育了一整天的感情都没机会表达，快乐又像不能隔夜的菜，放了一夜，会馊，会变味，会打折，所以让她如何不难受？好在老婆也知女懂女，终将这快乐的一天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春到江南

人间二月尽处，
春催万物复生。
雨润长江两岸，
天地一片清新。

春雨夜行

雾大视野紧，
雨细乌云低。
车多行速慢，
夜深路人稀。

生活写真

黄森林



妖子是一种很诗意很唯美的称呼，其实它只是我们对白条鱼的一种俗称。妖子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有些空灵，甚至有些暧昧。我很喜欢。

我们这里是鱼米之乡，有水的地方就有鱼，有鱼的地方就一定有妖子。妖子不是塘堰湖泊的统治者，但是它们却绝对是家乡水域里数量最庞大的一族。妖子一般生活在水的上层，所以它们很轻易就会进入人的视线之内，妖子细长，速度极快，加之它们在水中腾挪翻移，姿态很美，往往就能牵动人心，让人们充满想象。它们动辄成群倏尔而至，又箭一样地飞逝，洁白的身影在阳光下的水面划出道道炫目的白痕，让人目不暇接，叹为观止。如此称之为妖，一点也不过分。

少时都在塘堰里洗菜，一些菜叶漂浮在水中，引得妖子蜂拥追逐。它们好像长有千里顺风耳，菜叶刚漂到水里，它们便悄无声息地飞速而至，争相抢夺菜叶。以致于，我们有时特意地掰一些菜叶抑或青草丢到水中，然后就站在岸边，看成群的妖子围着菜叶或青草争食。妖子在水里游弋着，翻腾着，跳跃着，那种情景很田园，很自然，很惬意，很动人，常常令人乐此不疲，流连忘返。

妖子太多，所以最易被捕获，被人们请上餐桌。老天只要一暴雨，人们都会拿起扒网到塘堰田里去逮鱼，一网下去，往往便会是那活蹦乱跳的妖子，然后是鲫鱼、泥鳅、青虾。平时人们总是备有丝套（一种渔网），闲暇之时就拉到塘里，稍等一会儿收起，丝套上准会缀满一片银白色的妖子。二哥家有一条搭网，农闲时或者雨后的天气他就会扛着搭网到塘堰去搭鱼，而提鱼篓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。我跟着二哥在村庄周围的塘堰转悠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搭上满满一筐篓的小鱼，那些鱼尤以妖子居多。所以家乡人说，妖子是穷人的菜。烧白条，或者油炸白条，都是很撩人的美味。当然小时候，油炸是不可能的，只是给很少的油放在锅里煎一下，然后和着辣椒翻炒，却也让人吃得满口生香，回味无穷。至今，我自己知道，在所有的鱼类美食中，我对妖子情有独钟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懂得垂钓。用很简单的装备我就可以把那些妖子请回家。那些妖子很贪吃，钓饵刚投到水中，它们就像抢菜叶或青草一般去抢食，弄得浮标在水中像跳舞一样。而妖子又很妖，往往把鱼钩上的蚯蚓吃光了，却还钓不上来它。钓妖子需要一些技巧，得眼疾手快。然而，再妖再刁的妖子只要贪吃就说明它们其实是不妖不刁的，人们就有办法将它们钓上来。我们这里有几个小型水库，水库里的妖子大而肥厚，引得钓友们竞相垂钓。大家在水库钓妖子，有一窍门，买来药小虾的药，在水库的水草边投一些，把那些小虾子药晕，捞起来，穿在鱼钩上。一会儿那些小虾醒来，开始游弋，妖子就追逐游动的小虾，很容易就被钓起。水库的妖子大的有一两斤重，很是诱人。有时一天能钓获几十斤妖子。

妖子的耐活性差，离了水的妖子，一般活不过十分钟。在水里，妖子才有妖的舞台，离开了水的妖子，再也妖不起来。只能干瞪着死不瞑目的眼睛，无奈地看着岸上不一样的世界。